

疫苗与口罩被政治化的悲哀

巴厘省：意如香

新冠肺炎 COVID-19 肆虐一年多来，印尼确诊与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截至4月25日，确诊高达1,641,184人，死亡44,594人。所幸印尼接种中国疫苗的人数，越来越众，已经有近两千万人接种了疫苗，而且各省市的接种工作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受民众重视。

但不幸的是，全球确诊人数累计已达一亿四千多，死亡达三百多万例。尤其是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突破三千多万例，死亡高达58万多，印度的疫情也越来越严重，一天确诊人数竟然多达35万例，而且有愈发严

重的迹象。最为可悲的是，欧美国家都为一国私利，疯抢疫苗，美国还限制了疫苗原材料提供给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使得印度因缺乏疫苗而疫情更加严重，而印度民间的宗教仪式，如大规模集体不戴口罩泡净恒河的俗礼，更加使得疫情感染一发不可收拾。而据媒体爆料，一批印度国民落荒出逃(EKSODUS)到印尼来，令印尼卫生部防范措手不及。

联合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对西方国家为私利把疫苗民族主义做法，大加诟病。印尼外长蕾特诺也强调，反对疫苗囤积及民族主义的做法，加强与中国的疫苗生产合作，并大批量进口

中国疫苗，让接种中国疫苗的工作能够在印尼顺利进行。但无可否认，印尼民间的防疫意识相对薄弱，虽然政府大力倡导卫生守则，呼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仍然有一大部分的民众不遵守，不戴口罩的群聚现象尤为严重。

由于新冠疫情肆虐，学校停课，许多青少年不堪寂寞，纷纷群聚在雨后小巷开设起来的饮食小店 CAFE，他们成群结队流连在小店里，玩网络、手机或扑克牌，一杯咖啡，一盘餐饮，就消磨一整天。而且绝大多数人不佩戴口罩，大家近距离谈笑风生，他们辩解说

都是相识的同学好友，不戴口罩才是彼此尊重，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让人们想起欧美国家，他们把戴口罩政治化，认为是不尊重人权，佩戴口罩者还常被歧视嘲笑，网络里盛传“口罩与疫苗无用论”，这与印尼网络视频里，极端教派的反华叫嚣，把中国疫苗污蔑为不符合宗教规范的“违忌品”。两者同样是深具政治偏见的“阴谋论”。也就因为这种政治偏见，成了欧美国家与印度、印尼的疫情越蔓延开来，难以收拾。一方面是政客刻意操弄，另一方面是人性的愚昧无知，缺乏科学认知。对比于中国，虽然已经基本在全国抑制了疫情，各方面恢复常态，但

人们出行聚会都能自觉佩戴口罩，自觉遵守卫生守则。中国的成功经验，确实值得各国借鉴学习，诚如佐科维总统与习近平视频会面时承诺那样：印尼应该向中国学习。印尼长老会 MUI 也呼吁印尼民众，应该遵循穆圣在圣经里的教导：要求得学问，就到中国去。

戴口罩与种疫苗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如若被政治化了，就变成复杂不可思议了。在疫情越发肆虐蔓延下，为了自己与家人，为了亲朋戚友和左邻右舍的生命安全，我们大家都应该自觉遵守政府卫生守则。应该善于开导年轻人，不能图自身之快，置别人的安全于不

顾。曾经发生过一个不幸的悲剧，雅加达一位亲友，只因一位亲人出外感染新冠，回家后蔓延感染了一家17口人，几个老人家还因而不治身亡。怪谁？

来吧！让我们从家人开始，大家自觉自动，出门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一定要设法接种中国疫苗。全家人男女老少，以及左邻右舍，如果大家都接种了疫苗，则群体安全就更有保障了。但接种了疫苗并不是万事大吉，中国钟南山院士忠告：接种了疫苗，仍然必须自我保护，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是永不能忘的一件卫生保健守则，慎之！慎之！

廖省：林越

自从去年年初新冠疫情开始爆发以来，甚至世界各地到了抗疫第二波的关键时，北美洲的加拿大始终云淡风轻，属于西方防疫的优等生，与美国、巴西的疫情失控形成了鲜明对照。全球对加拿大抗疫的最深印象，倒是因为它“预购”了4倍于其总人口的新新冠疫苗。诡异的是，半年多来被国际社会批评“囤积疫苗”的加拿大，至今却仍没有收到多少急需的疫苗。而从4月份起，加拿大竟然在第三波疫情袭来时沦陷。据报道，截至25日下午，加拿大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117.89万例，累计死亡23,965例，疫情令人担忧。

《亚洲周刊》第17期刊载丁果《加拿大疫情告急内情》的评论称：“当美国宣布拜登百日计划已注射两亿剂疫苗时，加拿大则陷入第三波疫情反弹的危机中。”“安大略省和卑诗省成了北美变种病毒 B117

“第三波”新冠肺炎冲击加拿大

(来自英国)和 P1(巴西)社区传播的中心。”“加拿大的边境控制松懈，目前已成为英国、南非、巴西三大变异病毒的集聚地。”“若照人口比例，目前加拿大疫情已经超过美国。美国 CDC 已经将加拿大疫情定位成严重等级。”

从4月起，安大略省(Ontario)每日确诊均超3千例，接着突破4千。即使宣布了严格的居家令，疫情仍然肆虐。安省9日新增病例达4,227例；11日达4,456例，16日，出现4,812例确诊而创最高纪录。安省卫生厅17日宣布有2,107人因染疫需要入院接受治疗，其中749例重症患者，有506人套上呼吸机。急救系统满负荷，医疗机构已采取筛选机制，可能放弃一些重症患者的抢救。安省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透露“已经精疲力尽”。

危急时刻，省长向其他省份呼吁，要求派医疗人员驰援。但各省也沦陷告急，自身难保，对安省的求援有心无力。由于疫情发展不容乐观，杜鲁多已下令军队和红十字会待命，并在安省热点地区部署快速测试，相关部长还联合召开记者招待会，显然情况危急。

《路透社》报道，随着医院压力的增加，渥太华急派联邦医护人员提供帮助。安省周四有3,682例新感染，40例死亡，是各省中最高的。加拿大《环球邮报》评论：“福特的错误一直是无视那些为他提供建议的科学家，让他们坐冷板凳，一时冲动地把自己当成全省的‘无畏战胜者’。”省长道格·福特(Doug Ford)应对疫情无能而遭到谴责。根据民调，有46%的居民对省长持负面看法。福特于周四辞职，他激动地对记者

说：“我不是逃避任何东西的人。”“我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对此我感到抱歉。”

今年初，卑诗省(British Columbia)无论在感染、重症、死亡人数上都是全加拿大各省中最少的。但自三月以来，疫情开始逆转，四月份更是多天确诊破千。最可怕的是，该省第三波疫情几乎就是变种病毒的传播，除南非、英国、巴西变异病毒外，目前已经发现了印度双重病毒；鉴于卑诗省有庞大的印度裔人口，该变异病毒侵袭卑诗省指日可见。

媒体报道，卑诗省已发现39例印度首发的“双重变种病毒”感染病例，但尚未被标记为令人关注的变种病毒。该省疾控中心称，从4月6日到16日的10天内，从新德里到温哥华的10架航班都出现确诊患者！印度航班严重威胁加拿大的安全，

近日已决定断航。

据《CBC News》周四报道，卑诗省一名女护士史谷姐(Skuta)在 COVID-19 病房情绪崩溃，恳求大家能够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控制疫情的发展，公众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认真对待疫情？她说：“求求你们了。求你们待在家里，戴上口罩，一旦符合条件就去接种疫苗。我们都已经精疲力尽，我不知道我的心还能承受多大的痛苦。”“我觉得，卫生官每次宣布疫情限制措施时，人们要么争辩，要么想讨价还价，或者公然无视卫生官的话。”

加拿大疫情飙升，而疫苗接种的速度却缓慢滞后，在开发或生产疫苗上，更没有前瞻性的策略。虽然抢购了各种疫苗，但因拜登“美国优先”将疫苗留作自用，以至已签下合同的辉瑞、莫德纳疫苗都无法交

货，让加拿大干着急。新冠疫苗缺乏，加拿大卫生局把第一针和第二针施打的间隔拉长至四个月，以便让更多的民众能够接种第一针疫苗。加拿大跟随美国，连违反国际法的事也照干；如今，“美国疫苗”真该让杜鲁多“长见识”了！

杜鲁多政府本想借着抗疫、买疫苗的慷慨荣登“世界第一”，趁势在初夏召开选举，但随着疫情恶化，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暴跌，故将选举延后。加拿大目前最紧迫的挑战是能否及时遏制病毒继续传播，保住医疗体系不崩盘；否则，加拿大的前景真的堪忧了。

特鲁多告诉记者：“我们将与全国各地的专家和当局合作，以确保我们所做的一切以科学为基础，并确保人们的安全。”希望他说到做到，也希望他多做“道德良心”的事。

占碑：郭春明

美国的枪击案演变至今，犹如喝白开水一样频繁。旧的未了，新的命案立刻浮现在眼前。少说个把月一宗，多则隔三差五不等。如此草菅人命的迹象，变本加厉，越演越烈，一发不可收拾。死于枪支暴力事件的美国总统有：林肯、加菲尔德、威廉·麦金莱、肯尼迪。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也死于枪击，不胜枚举。还有每年四万名无辜民众沦为枪下鬼。委实叫人摸不清头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美国人口口声声号称是

为何美国枪击案无法消弭？

世界独一无二的民主人权灯塔，事实上美国才是真正世界排名第一的严重践踏人权的国家。至高无上的白人主义，种族歧视，滥杀无辜，针对亚裔施暴，所作所为，令人发指，震惊国际。欲理清处处充满矛盾、弊病百出的美国病态社会，唯有探索历史真相，方能看清乱象纷呈的当今美国。

美国人合法持枪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早期殖民北美的欧洲人。白人武装起来，时刻准备上战

场，征服印第安人，掠夺他们合法的土地。在1787年美国的制宪会议上，把持枪的权利写进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政府不得侵犯。从此以后，美国持枪行为合法化。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说：“一个自由的民族不仅应该武装起来，接受训练，应该拥有足够的武器和弹药，以免遭受来自某处的压迫，包括政府的压迫。”

然而，随着城市化人

口密集加大，私人普遍拥枪是十分不利于公共安全，不确定的潜在隐患在扩大。多年前美国社会意识到枪支泛滥将酿成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防患于未然的危机意识，正如有识之士探讨通过修改宪法，实现禁枪的可能性。不过修宪在美国门槛极高，过程复杂、漫长。300年来持枪传统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有深厚的文化根基。面对众多持枪者和枪支利益集团强大势力

的直接干预，把势力渗透到国会议员，参众两院皆有枪支协会的席位，试图通过修宪禁枪成功的机率微乎其微。

即使对拥枪人的有限约束，依然遇到重重的阻力。美国政治“极化”现象非常严重，两党对立加剧。民主党主张支持枪支管制，共和党则持相反的态度。无论民主党在众议院全票一致通过，到了共和党占优势的参议院又被全票否决。年年如是，停滞不前，在原点上滚动不

休。

简简单单的一件拨乱反正，于国于民长治久安，符合全国主流民意，合法合理控枪的正当诉求，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彻底告吹。

这充分说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归根到底与时代脱钩，严重偏离现实，一味钻死胡同，丧失解决任何问题的有效机制。现如今的美国，正处于千疮百孔、体无完肤、落伍背时的国家体制，这种社会制度已经毫无回天复活的可能。失望焦虑之余，只有看着它一天天继续腐朽下去，最后走向土崩瓦解的结局。

三宝垄：夏木匠

7、太阳升出了头

一九五二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个中午，父亲从工棚里走出店面大门要到对街食摊吃午餐，在店里看到有几个穿着笔挺的顾客在一个三连柜橱前指指点点，店里的招待员见父亲经过，便指着父亲对那些顾客说：“喏，柜橱是这一个工匠做的。”

一个好似大板模样的顾客上前与父亲谈了几句话后，父亲便继续走出店门，过街吃他的午餐去了。

事情过了几天，这一天父亲待在家里，今天父亲好似特意不去上工。

大约九点多钟，家里来了几个气派很大，好似是受荷兰教育模样的侨生，与父亲谈了一回话，父亲吩咐我不必等他回来吃午餐，就跟那几个人出门，直到近黄昏才回家。

所谓时来运到，顽石也会点头，这话一点不错。原来这批人是三宝垄

ANDRIESSE 木业傢俱，特别是柚木傢俱制造厂的高级人员。

ANDRIESSE 是独立后印尼政府收回国有的印荷时期的业物，做的生意有多门多行，又专门承接国内外各地有关柚木家具或其他木制品的木业制造厂，是三宝垄当时最大的一间木业傢俱制造厂。

昨天他们要父亲跟他们一道到工厂里去，认识一下他们的工地情况，以及要与父亲谈论这一批工作。父亲与他们研究了图案、样式和每一件货需要多少木，成价等详细细节，同时把一切有关事项说得清楚，如工资以及其他工作以外的待遇问题等。

国有企业手续很繁多，直谈到他们工厂放工的时间才回家。

ANDRIESSE 这一次好象同时接了好几帮大订单，这从他们紧锣密鼓大事张罗人手就看得出来。

父亲被安置在一等优货组里，还有好几组普通货

我的故事 (第二章)

色。一等优货组就有好几批人去，有像父亲一样单枪匹马的，有两三个一伙的；有华人工匠，多般是广东乡亲，也有土者工匠。

“手作”好的土者做木工人，多般是 Tegal 埠那一带的做木工人。

当时北加浪岸 Pekalongan、直葛 Tegal 到井里汶一带，很多广东人经营柚木傢俱制造兼开店买傢俱，不免会用到本地工匠，而广东人对于家用傢俱品质和手作优劣的要求准绳甚高，直葛 Tegal 的土者木工匠，如果没有做木的真功夫或功底不扎实，休想在有名的傢俱店里“做木”活家。

我在一九五四年年中小学毕业，有一个多月的假期。假期中，我几乎每天都跟随父亲到工地，每天都一起早出一同晚归。

ANDRIESSE 位于 Poncol 街，与三宝垄 Poncol 第二火车站斜斜相对，占地很宽，正面一列建起一堵厂的围墙，围牆中间开两扇门，一进门左右两边各有十来间大大小小的房室，第一间房室很宽大，供许多部门的职员聚在一处办公，方便于监督。有几个自己各据一个房室的，好像是高级领导或经理一类人物，那个在家俱店里与父亲谈过话的大板模样的人就是自己据一间房室的其中一个。

最后父亲承接了这一批订货的工作，答应月初搬来工作。他得用剩下十几天的时间把“源兴号”的货尾赶紧做成。

在 ANDRIESSE 父亲除领得薪金之外，公司每个月还配给三罐沙丁鱼罐头食品和分配两次鲜牛奶，鲜奶父亲有时自己喝了，有时与罐头沙丁鱼一起带回家去。

沙丁鱼我很爱吃。通常我切两番番茄用油把它煮烂，再把沙丁鱼放进去，倒些甜酱油和食盐再加一小杯水煮熟就可食用。

父亲在 ANDRIESSE 一做几乎做了三年才把他应做的部分做成，父亲本已准备离开 ANDRIESSE 再另觅“高就”。

孰料那个经理模样的把父亲叫进他到办公室里对父亲说，他的公司刚由德国进口八架有猫眼的大型 Novida 收音机，如果父亲愿意在 ANDRIESSE 再做两三

年，他会以同样的价钱分一架 Novida 收音机卖给我的父亲。

他又向父亲透露口风说：这一次不是做傢俱而是做车身，他们从德国输入十多辆梅赛德斯-宾士：Mercedes-Benz 的汽车头，预备做成巴士用作川行三宝垄一北加浪岸的市际公共汽车。

做巴士车身，这是第一次对父亲一种挑战，父亲没口子接下做这十多辆车身的工作，就这样在 ANDRIESSE 呆下去做木工了。



漫画 王锦松 (原载《联合早报》)